

第十二期

目錄

學術 著術	變相的語文教學……………葉聖陶
學術講座	談日記(下)……………許壽裳
讀書 指導	怎樣研究作物學……………楊開渠
生活 ▲指導▲	窮苦青年如何自修……………張廷休
文藝	三國故事的演變……………李辰冬
園地	中政校生活素描……………林鴻
學府 風光	評趙景深著中國文學史……………吳伯威
國語 介紹	英國怎樣才能勝利……………楊守默譯
英漢對譯	關於軍紀問題……………劉百閱
問題 解答	關於婚姻法問題……………趙之遠
文(化)新(聞)	本會編輯室

讀書通訊

刊月半

版出日六十月一月每
分五角一幣國價實冊每

行發彙輯編

會書讀社務服化文國中

號十四街器磁慶重

號〇〇八二第字雜證查審期本 版出日六十月二年十三國民

(類紙新爲認號掛准特局總政郵國民華中)(號四八四七第字警證記登部政內)

變相的語文教學

葉聖陶

有人說現在中學課程太多，五花八門，使學生應接不暇。我說現在中學課程並不多；除了英文，只有一門，便是國文。從中學往下，小學的課程似乎也不少；然而也只有一門，便是國語。從中學往上，大學的課程真所謂五花八門了；然而除了國文以及第二外國語，也只有一門，便是英文。

讀者或許要懷疑我沒有看見過大學的課程表，沒有參觀過中學的實施情形，甚至於沒有跨進過小學的校門。我本來想竭力辯解，說我看見過，參觀過，跨進過；可是辯解自辯解，懷疑自懷疑，各人有各人的自由，辯解又有什麼用處？我還是說幾個實例罷。

一個小學上自然課。課本攤在書桌上，學生看到「常綠樹是四季常綠的；落葉樹是秋冬落葉的」這樣的文句。教師講解了，「常」字什麼意思，「綠」字什麼意思，「落」字什麼意思，「四季」什麼意思，「秋冬」什麼意思，一一說明，不厭其詳；然後貫串起來說：「一年四季總是生着綠葉子的那種樹，叫做綠樹；到了秋天或是冬天落掉葉子的那種樹，叫做落葉樹。」的鈴……的鈴……下課了。

一個中學上勞作課。教師受了學生的敬禮，轉轉身去就寫黑板，一面寫。一面看手裏的「腳本」。最先寫上六個大字：「書架子的製造」。接着是個小標題：「書架子的材料」。隨後便是木與竹都可以做書架子，從價值方面說，竹比木便宜，從效用方面說，木比竹堅實；以及什麼木什麼竹都可以做書架子，那一種木最好，可是價貴，那一種木最差，可是便宜，諸如此類的話。寫完了一段，再來個小標題：「書架子的製法」。隨後便是書架子的大小，視需要而定；假定他五尺高，分作六層，每層該多少高，橫該多少寬，諸如此類的話。第二段沒有寫完，下課鈴響了；教師這才對着學生開口道：「今天來不及講了，下一回再給你們講罷。」

一個大學上教育學的課。教師先在黑板上抄了滿版的英文，教學生照抄在筆記本上；然後用國語講解那滿版的英文，教學生記錄在筆記本上；待學生記錄完畢，便抹掉第一版，再抄第二版。在第三版還沒有抹掉的時候，下課的鈴聲就由遠而近，漸漸的清晰起來了。

坐在位子上，聽教師講解課本或講義上的文句；拿起筆桿來，抄寫教師的版書，記錄教師的講解；這就是各級學生在教室裏所做的全部工作。不問是社會或自然，是公民或理化，是什麼學或什麼研究，科目雖然不同，工作的方式卻並無二致，都與上國語課，國文課，與英文課的情形差不多。所以按實際說，（只要他是外來的），便是內容專講什麼學或什麼研究的英文。而這三科本來是沒有特殊的內容，非牽涉到其他各科不可的。我說大中小學的課程只有英文、國文與國語，意思就在此。

你若去請教語文教學專家，他們一定要說學習國語、國文、與英文，除了聽講、抄寫、與記錄以外，學生該做的工作還有很多。爲了教師不能夠一輩子站在學生的面前，學生非由自己的努力去閱讀許多書籍文字不可，他們主張學生在課前應做預習的工作，爲了預習未必能夠到家，不免有錯誤與疏漏的地方，他們主張學生在課間應做討論的工作。爲了語文的學習重在養成習慣，僅僅懂得還不夠，要能運用自如才行，他們又主張學生在課間與課後應做複習與練習的工作。然而作主張是一回事兒，實際教學又是一回事兒。你若去打聽大中小學的學生，他們就會告訴你，他們上英文課、國文課與國語課的時候，只須聽講、抄寫、與記錄好了，再沒有別的。

這是個很素樸的想頭：學生猶如一個空瓶子，胸中本沒有什麼；現在給他們一本書，一篇文字，逐字逐句給他們講一遍，又寫一點注釋或表解在黑板上

；他們聽過一遍，鈔過一遍，書中的文字中的內容與方法便一齊裝進去了。這又是個很省事的辦法：要學生預習，就得給他們一些指導或暗示；要學生討論，就得給他們一些糾正或補充；要學生復習與練習，就得給他們做許多督察與訂正的工作；那多麻煩！現在不要學生做什麼，讓他們坐在那裏光是聽，光是鈔，那豈不乾脆得多？這就是一般的語文教學所以如現在情形的原因。

我這裏並不想討論語文教學如現在情形，效果是真是壞。我只是說明現在的語文教學是這樣情形：大家根據一個很素樸的想頭，採用一個很省事的辦法。而其他各科的教學，教材儘管五花八門，實際都如現在的語文教學一樣，解字義，講文句，作注釋，立表解，下課鈴響，一了百了。這不是可以看出我們的教育家有如下的共通認識嗎？他們以為一切的知識與技能，非通過文字無法授；與一切的訓練與陶冶，非通過文字無法着手。所以必須有書為憑，給學生明文句，實做「教書」。他們又以為只要通過了文字，一切的知識、技能、訓練、陶冶，便化為學生的血肉，使他們漸漸充實起來。所以學生除了靜聽講書講，鈔寫黑板上的文字，紀錄教師口頭的講解而外，不用再做別的。

從這種認識推想開來，自然覺得教學的對象是書本，而不是具體的事物；「為學」兩字並不包含廣多的意義，不過等於「讀書」而已。什麼設計教學法，什麼道西頓制，以事物為中心，以多方研究為學習門徑，那只是些富於幻想的好事者的玩意兒，標新立異，無益實際。我們的教育家只要守着個最簡要的辦法——拿書來教，便抵得那些好事者的全部努力了。有人說，除了語文學科而外，其他學科的教學都不妨脫離書本文字；即使不完全脫離，書本文字也只是工具之一種，而不是終極的目的。這樣說法，我們的教育家當然不能同意。所以抗戰開始以後，各地鬧「書荒」，從學校中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歎聲：「沒有教本，怎麼能教呢！」照我們的教育家的意思，就是教「體育」，也得有一本教本才行。——「體育教本」的確實有的，你可以去翻商務印書館的「體育彙報」。

在這樣教學情形之下當學生，雖說科目繁多，樣樣都要學習，其實卻是簡單不過的事兒；只要像準備去上國語課，國文課，與英文課一樣，帶一雙耳朵，一雙眼睛，一本書，一本筆記本，一枝鉛筆或鋼筆（大學生就得是自來水筆，現在的風氣如此），保證你沒有錯兒了。你將欣幸你沒有遇到那些想出設計教學法與道西頓制之類的好事者；否則你得去搜集、觀察、比較、綜合、試驗、實習，那是多辛苦的一串工作啊！除了聽講、鈔寫與記錄，你一樣都不做；教師偶而在講解中間添一句笑話，插一個故事，你就情不自禁的笑一笑；上物理化學之類功課的時候，教師偶而揭示幾張掛圖，作一個實驗，你就如新年間看了「年畫」與戲法那樣開一開心；今天如此，明天也如此，這個學期如此，下個學期也如此，不是太舒服的生活嗎？通常說，學生時代是黃金時代，就不必消費太多的心思與功力在功課上那種舒服而言，的確不是誇張的話。

但是，假如有一個人，絕對不熟悉現在教育的實況，他跑進無論那樣的學校參觀一天兩天，必將驚訝的想道：「平常人聽了兩個鐘頭的平鋪直敘的演說，就會打呵欠，伸懶腰，用鞋底擦地板，給演說者暗示，讓他趕快把演說結束；這班學生天天聽講，年年聽講，某字什麼意義，某句怎樣講法，無非那一套，他們怎麼忍受得住呢？」他或許還有奇怪的想頭：「看他們一聲不響，誰知道他們的心思在那兒？說不定會如孟子上說的『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吧？或者無思無慮，空空洞洞，像禪家的入定吧？」他如果是個慈悲的人，更將往深處去想：「游心外驚是訓練清楚頭腦的障礙，心無着處是趨向麻木死灰的途徑，而他們的情形恰正如此，太可憐了！太可憐了！讓他們多做一些事兒罷！用他們的心，用他們的手，用他們的口，無論怎樣，都是好的。退一步說，讓他們跑出教室來種一方地，栽一根木頭，甚而至於跑跳一陣，爭論一陣，也是好的。只要不再教他們聽講那變相的語文功課，以至陷入游心外驚或心無着處的魔境，他們就有福了！」

這人的想頭如果是「旁觀者清」，那末，不必消費太多的心思與功力在功課上那種舒服，未必就是現在學生的幸福了。他們的幸福或許正在相反情形之下，就是：教師懶惰一點，放棄他們一切功課一切訓練的授受必須通過文字的那種信念；同時馬虎一點，雖然有一本教本或一份講義在手頭，可不全像教國語、國文、與英文那樣逐字逐句的講解；同時又殘忍一點，不惜讓學生勞心勞力，提出一些問題來，指出一些工作來，教他們自己去搏鬥，搏鬥而遇到了

困感的時候，然後請教教師、教本或講義。然而我們的教育家卻多數是不肯補塗，不肯馬虎，又不肯殘忍的。

有一天，學生離開了學校，離開了教師的講解，不得不開始用自己的心與力，與當前的事物打交道。當他們發見樹葉怎樣發芽，果實怎樣長成的時候，驚奇着造化的神妙，感到莫大的快樂。當他們悟出某一種自然勢力怎樣推移，某一項歷史事蹟怎樣演變的時候，欣賞着自己的成功，懷有與自來的物理學家史學家同等的驕傲。尤其當他們作專門研究，作實際事務，起初茫無頭緒，暗中摸索，昏須搭腦，忽然望見一線光明在前面閃耀的時候，那歡喜與滿足宛如窺見了宇宙全部的祕奧，不禁要跳起來喊道：「從今以後，可以安身立命了！」但是他們的記憶力如果不太壞，總有時候會想起從前學生時代的種種；只要一想起，他們便將喪然自失。原來他們的快樂、驕傲、歡迎與滿足，本該在學生時代早就有的，現在卻拖延到多少年後才有，這值得高興嗎？只有自認倒楣的份兒罷了！

教師本位，與學生本位；一切的授受必須通過文字，與可能與事物直接打交道；專教學生聽講變相的語文功課，與多教學生做搜集、觀察、比較、綜合、試驗、實習等工作；這些是舊教育與新教育的分界的標識。依通常說，新的不就是好的，所以捨舊趨新也未必是天經地義。可是在「教育」高頭加上了「新」字，而且要大吹大擂把那種新教育「興」起來，必然是舊教育有了毛病，新教育值得仰慕。我國與新教育幾十年了，學校、課程、訓育、導師等等名詞，從前沒有的，現在有了，的確是「新」。然而就實際考察，各科教學都是變相的語文教學，而且是從前私塾時代的語文教學，那是「新」還是「舊」呢？

現在大家看重教育；復興民族，建立國家的重擔子，都放在教育的肩膀上。這是不錯的。不過有一個根本條件，那就是教育必須真是「新才行」。

英 外 相 艾 登

——英政治舞台上的老練的弟弟——

安東尼艾登，生於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二日。論年紀，他雖然才四十三歲，可是在英國政治舞台上，已有很重要的地位。這個年輕富於進取的政治家，人們都稱他做「老練的弟弟」。

他是個貴族子弟，他底父親威廉艾登爵士，在他的家鄉屋蘭鎮有很多地產。像一般貴族子弟一樣，他自小便在牛津受教育。還未畢業，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輟學從軍，隨皇家來福槍團出發，以戰功晉升至少校。得過陸軍十字勳章。停戰後，再回牛津修業。一九二二年畢業，得東方語言科特獎。

他的政治事業開始於一九二二年，初從事多威議院代表競選，但失敗，翌年再做競選，始獲得一席。在競選期間，他和「約郡郵報」的主人北傑爾士的女兒比提麗斯北傑爾結婚。三年後，受委任內相秘書，得故首相奧斯丁張伯倫和前首相鮑爾溫看重，一九二六年任外相奧斯丁張伯倫的秘書。隨升任外交次官、掌璽大臣等要職。

一九三五年，外相西門賀爾因為與法外長賴伐爾簽訂的協約失敗辭職，艾登便受命繼任，極得首相鮑爾溫倚重，直至一九三七年，張伯倫組閣後，施行外交安撫政策，他才辭職以示反對；因為他是主張強硬外交，以武力維護和平的呢。

艾登是一個極得國人信仰的政治家，他的地位完全由民衆推崇他所致，他的家人甚至他自己也想不到能夠在這麼早的年紀，會成爲民衆領袖之一的。一九三六年，他曾爲謀歐洲和平而分訪南蘇、意、德、法各國；牛津大學因此送了一個法學博士學位給他。他對於蘇聯早有較真實的認識，這回他復任外相，對於英蘇邦交，將有改進。同時他又主張英美合作，最堅強的人。張伯倫內閣倒後，艾登入閣呼聲即四起，人他老早就以爲艾登會再任外相；這回外相哈里法克斯子爵出使美國，艾登再任外相，實是許多人們意料中事。（工商晚報）

談
日
記

(下)

許壽裳

四 李慈銘日記

李慈銘（一八二九—一八九四，年六十六）會稽人。生有異才，于學無所不窺，尤長于史學及詩。他科名階級，到庚辰（一八八〇）五十二歲始成進士，晚年做御史，以甲午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他的日記不但卷帙繁重，內容也極爲豐富。于說證經史之外，每讀一部書，都能够提出要旨，或採取其精華，或糾正其謬誤；每論一個人，都能够平心靜氣，列舉其所長所短；而于朝廷的典章，故鄉的文獻，風俗的變遷，社會經濟的變狀，無不網羅。日記起于甲寅（一八五四），時二十六歲，至甲午爲止，歷時四十一年，可說是沒有間斷，可惜最後的八冊還未印出，我們現在只能讀到戊子年的七月。

慈銘的文章，工於寫景，美不勝收。現只摘鈔兩條，以見一斑。

甲寅（一八五四）三月二十二日辛酉

「上午陰，下午雨，晚晴。午後借暹羅季脫步出錢唐門，游西湖，小憩斷橋，碧天劣晴，韶晝初永，靜水如語，薄雲不峯。寺呈郵驛，塔表標懸。四山團暝，潮音在松，六橋截陰，湖光亂柳。隨步歷隄上，涼綠畫人，殘紅過屐。至平湖秋月亭品茗，俯闌而語。水吐魚沫，雁生霧漲，仰面視天，急雨已注。途促步至聖因寺，雇舟，僅留小舫兩三，皆以迫暮不自行，乃冒沐而歸。湖氣貫白，巖霏畫青，越瀑盡飛，浦絮忽裏。菰蒲蕩蕩，齊鳴樹間，樓閣千層，半入雲裏。酒幔作波，梵鐘接暮。予笑謂友人曰：『此所謂晴湖不如雨湖也。』林澗納帆，百十如鷺，瓜艇持楫，三兩若鷗。俄頃雨霽，盡容入城。」

案：這條後來錄入他所著的「蘆湖游賞小志」，文字和日記原文略有增減，今依小志。西湖的風景能够寫得這樣透徹，真是淋漓盡致。又如戊子（一八八八）四月二十日所記：

「晴。五更起，鹽漬小食。帶粥來，盪借入城，至東華門下車，步出西華門。曙色初啓，宮殿如畫，殘月在樹，曉風甚涼。寅刻抵西苑門，小憩六項公所，卯刻排班，佇立宮門外。旭日初出，禁樹濃翠，金鋪映耀，丹翠欲滴，余指謂子虞廉生諸君曰：『此所謂雲近蓬萊，常五色也。』日加辰，入宮門，循柳陰而西。過橋行湖濱，荷葉新浮，煙水一碧，有船三四，曳泊樹陰。對岸樓閣參差，瓊島卓立，覺圓囀方壺，去人不遠。引見於勤政殿。……」

這是敘北平三海的風光，隨筆寫來，總中恰到好處。一想到西湖和三海，現正淪於倭寇，尙未收回，我們讀了，於嘉賞之外，更有無窮的感慨！

至於他的言情，也極深至。例如庚申（一八六〇）年，他在北平，正值英法聯軍進攻，清帝奔許（咸豐帝）逃往熱河，圓明園等被焚；南方則有太平天國的大亂，警報頻傳，家書隔絕，日夜痛憤，欲歸不得。茲摘錄幾條於下：

八月十八日

「晴，大風，午後稍止。……連夕月甚佳，同叔子五樓夜話，往往徹曉。院寂露深，俯仰清曠，不知身在園城也。但未識三千里烽火外，故園風景何似。南天老母，望斷長安，聞此日海夷之警，當爲游子心碎耳！」

本月二十三日圓明園被焚。「一夜火光連且燭天」。『貴官多易服，率其家室，四出求竄，連日不止。』觀其二十四日所記：

「……連日都人紛紛奔避，朝官多盡室行。常熟、壽陽二舊輔皆去。今日出城者尤衆。……軍民被焚之家，焦爛四竄，哭聲震郊。以萬餘島夷，孤懸深入，而致毀殺之下，慘變至此，可爲長嘯！聞前月二十七日，石門失陷，杭城圍急。憶九歲時讀詩經，至『蒼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即覺蹙然而驚，問塾師曰：『古人何至

作此語？」帥曰：「太平時自想不到此耳。」予悽然退，日暮下，待
祖母寢，默誦此四語不置。祖母詢之。予對曰：「兒念此語可傷，身世
有限，古人乃爾輕生耶！」祖母默然，伺予睡熟，呼先君子入，謂曰：
「是兒固聰明，然頗不祥！」因言其故；色若甚不怡者。先君子曰：「
兒讀書能有所會，或他日可望可成，勿致辜太夫人恩也。」蓋予墮地多
病，祖母偏愛之，三歲斷乳，即令乳母張氏者，攜予居祖母寢室，躬視
臥起。予至七歲，猶不能行，祖母每憂不壽；故聞此語輒太感，先君子
故寬解之。時予已離，聞而不敢出聲息。豈知其謬乃在今日耶？嗚呼！
固不祥莫大於是矣！」

同月二十五日

「……今日內外各門盡閉。……聞有持國中斷糧物進城者，銅龍半
爪，金獸一類，俱相傳觀玩弄；蓋禁鑿已不保矣！嗚呼！自聖祖締營海
甸，以國賜世宗爲禮邸，至高宗而大之，歷三朝之久，環列聖經營，
極國家富盛，苑囿之美，冠絕古今。乃一旦播遷，委之而去，犬羊深入，
遺付焚如。憶去年會以事三至國，轉瞬滄桑，已爲廢墟銅狄人矣，可
哀也夫！……」

九月初四日

「……夜風益怒。對燭照漢書一卷。窗外萬籟奔奔，燈光顛育，
孤坐難據。念此病軀一葉，寄泊天涯，家山萬重，流離烽火。便覺此室
之外，非復人世。……」

次年辛酉（一八六一）九月二十九日紹興失守了。他在北平抱病復重，
其生日（十二月二十七日）有詩，除夕口占有詩，令人讀了，難以爲懷。次
年壬戌（一八六二）人日詩有「全家皆陷賊，今日尙爲人」之句。正月十九
日「紀夢」一詩，情事逼真，非有至性人決不能作的。三詩錄後：

辛酉生日作

又是懸孤日，偷存尙異鄉。祇今惟痛哭，何以慰高堂？亂世生原質，
中年苦備嘗。親恩還寸紳，未可問蒼茫。

叔子招同德夫子梅士飲屠蘇酒夜守歲口占一律

慘慘雞聲接大荒，南箕天際辨微茫。三年作客經千劫，八口偷生各
一方。夢裏香齋猶恍惚，旅中眠食寄猖狂。窮途戚友愁相對，燭影天涯

淚幾行？

紀夢

夢中田里尙分明，骨肉團圓話別程。母子初逢忘問訊，弟兄相視與
平生。乍醒還喜歸來速，稍定方知事可驚。鼓角五更天萬里，披衣起坐
淚縱橫。

至於他的論學論文，每多獨到之見。惟因篇幅甚長，不便引用，茲擇其
簡短者數則，如論劉夢得中山集：

「中山序記諸文，簡潔刻鍊，於韓柳外自成一子。其崇昌黎文，謂
「子長於筆，我長於論，以牙禦盾，卒莫能困」。生厚齋笑其不自量，
未爲知言」。《越縕堂日記第六冊三十五葉》

又如論陳元春的文集，也極公允。

「竟陵之派，笑齒已冷。秀水朱氏至比之泗州將沈，鱗彪並出，爲
明社將屋之徵。……竊賞其得山水之趣，及閱所評水經注，標新峭奇，
時有解悟。傳註諸篇，立言無體，幾爲笑柄。涉類神旨，而書牘序言，
頗有意味；銘辭游記，尤可取法。彼泉石之奇，能起形想，寫友朋之樂，
足徵人懷。銘或具體於東坡，記多得力於歸注。其以蕪清蕪爲歸，歸
選谷爲友，皆有古人之風。亮節直言，庶乎無愧，深情遠調，亦自足多
。世人平心觀之可矣」。《日記第六冊七十二葉》

又如全祖望的歸樓亭集，是他生平最愛讀的一種。日記中常常道及，因
其關係鄉邦文獻，其文尤多傳明末忠義之士。讀之令人激發。他自曾十八九
歲時，於喜歡讀而不厭，平生於「風節」二字，差不顧顧，誠得力於後漢書
及劉蕡山集，謝山此集耳。惟對於祖望所作「蕭山毛檢討別傳」一文，叫書
讀，表示不滿，略謂：「……平情論之，謝山乙部之學，固精於四河，至
甲部則中可容數十人焉。公是公非，自在天壤。如其論定，以俟後賢」。《
越縕堂文集續編增補集外編蕭山毛檢討別傳後》。

慈銘對於官廷失政，也時有指摘。例如清帝奔狩，耽於聲色，卒時只三
十一歲。當庚申年的夏天，正是內敵方張，東南糜爛，強鄰壓境，饑饉論喪
的時候，帝還是愛看戲。觀慈銘七月初五日記有云：

「數日前，戶科給事中陸乘樞疏諫演內戲，有五不可之說。其尤切
至者，言「方今江南軍士，暴烈日苦戰，而深宮惟耽樂之從。四方聞之

其誰不解體？」……上自閉塞當失守，憤懣嘔血，體素羸，……成臣
遑爭以聲伎進奉，雖召外間樂部，如四喜、三慶、雙奎、春臺諸班；又
選名優雜伶入南府，南府者，官中按樂地也。尚書宗室某某司其出入，
排日按試。上命選效市里雜演戲法，雜戲必備，上親執曲本，指顧其誤。
率官眷薄而觀，尤喜吳中雜劇名「潮船」者，日一演之。雜伶夏雲林
，能畫圖，上出所執案執扇，命畫以進，大稱賞；傳視妃侍，賞資甚厚
。老伶若程長庚，又且色喜祿，蘭香，皆得賜金，其不稱官予杖者，亦
數人」。

慈銘的知人論世，亦具卓見，不啻隨聲附和。例如癸未（一八八三）正
月初七祀復陶心雲書，說明不願見朝鮮使臣之事，並論及張之洞、吳大澂之
為人。

「……再得心筆書，言朝鮮使臣待余至晚，始入城，約後明日復來
，必欲見余。因復以書云：「海外論交，固是佳事，然非愚所喜也。近
來發邦人物隨甚，不知朝廷之體制，不通古今之文辭。往年如張香濤、
吳清齋輩，職名過甚，迎接必後；文酒之宴，亦相邀致，世詞鄙狀，深
可歎笑！而諸君誠為奇貨，明知其陋，姑以為坐上之賓，博後日之譽。
欲獲附於白舍人之詩東雜林，佛誠懸之書傳四體；冥增光價，傳播風流
。愚嘗告之曰：「凡文字之見稱異域者，必非其至也。况今朝鮮為吾屬
國，一年三貢，使人如織。論其遠不及吾越，計其廣不及對南。附此為
名，亦為已隘」。此言深中諸君之忌，後之絕交，亦以此也。……今日
泥潭，實不出門；後若再來，希為婉謝。存丈優游綠野，久絕朝謁，春
風几杖，延納遠人；書齋典聖，足副所望。此為通德，不在所論。」
慈銘對於時事是非，人材臧否，都能夠主持公道，不避權貴。其於清帝
的禮服挾邪，則大膽指斥之；大官的營私誤國，則嚴辭揭發之。例如甲戌（
一八七四）十二月，清帝載淳（同治帝）因天花和花柳病的併發而卒，年只

十九歲。慈銘日記上，有曰：「……上旋患難，項項各一，皆操機，先十日
已屢昏殆不知人，……自去年親政，每臨大祀，容色甚莊，而弘德殿諸師傅
，皆粘括學究，惟知勸錄講章，性理膚末之談，以為啓沃，故上深厭之
；不喜讀書，狎近宦豎，給爭導以賭戲游宴。……耽溺男寵，日漸羸瘠，未
及再歲，遂以不起，哀哉！」又如甲申（一八八四）七月，法軍侵犯福建，
張佩綸聞敵先逃，節節敗退，而妄稱力保船廠。慈銘日記上，事前既屢說
其奸，事後又明揭其罪。現在只錄甲申八月二十四日，記聯語一條作為結束
體。

「……佩綸蒙面先逃，大言罔上，死有餘責，乃不自効而以勸人，
緬甲千重，代為入地。近日都中傳有一聯云：「堂堂乎張也，是亦走也
。優優其何之，我將去之」。謂佩綸與何子峨也。……言之無罪，亦有
足裨勸戒者。如同治甲戌之多，有一對云：「弘德殿，廣德樓，德行何
居？慎唱曲兒鈔曲本，獻春方，進春冊，春光能幾？可憐天子出天花！
」指王慶祺也。慶祺之召入弘德殿，外間傳言，以嘗在廣德樓歌院唱曲
，遇穆宗微行聽之；又與內監交結，遂得供奉；惟日寫里俗曲本進御，
且時以市聲春冊獻，既聖躬不豫，人無不歸咎慶祺者；龍馭上賓，此對
盛傳一時，言路聞之，遂入彈事矣。……」
蔡元培先生民國八年所作「讀慈銘先生日記感賦」一首，於慈銘的個性
，認識得很確實，不但佩服他的學問之博，而且舉出他的嫉惡如讎，愛花如
命，因為他最愛種花賞花，所以有「有地今朝邊種樹，無錢明日便移家」之
句。對於他的日記所記，蔡先生贊其公允，說好像每個字都是用等子稱過似
的。現錄如下：
「卅年心力此中殫，等子稱來字字安。豈許剛腸容芥惡？為培美意
結花權。史評難證翻新案，國故海聞著大觀。名士當時亦如卿，先生多
病轉神完」。

怎樣研究作物學？

楊開渠

作物是人類長期栽培而馴化了的植物，也可稱之為栽培植物，與德語的 Kulturpflanzen 相當。作物學是專研究作物的性狀、用途、來源、產量、需給、分類、品種、氣候、土宜、栽培、施肥、病蟲害、收穫、調製以及貯藏等問題之學科；是自然科學中屬於應用學科的一部門。作物的種類很多，大別之，可分為園藝作物和農作物二大類。園藝作物中，又可分為果樹、蔬菜、花卉三大門；農作物中，也可分為食用作物和特用作物二大門。而每一門中，又各復包含多種的作物。因為作物的門類有這樣多，所以怎樣研究作物學，也就不是很容易回答的問題。本文所欲說明者，只略述研究作物學的通則而已。茲分為二項，即研究的步驟和研究的態度，說明如次：

第一、研究的步驟

研究作物學，不問作物的種類如何，其研究的步驟，初無二致，茲分為六點如次：

第一，基本智識的學習：作物學是應用的學科，與多數其他的學科有連帶關係。着手研究作物學之先，必須先學習此等學科才行。詳細點說，研究作物學，除了共同必修的數理化學之外，植物生理學、植物分類學、種子學、遺傳學、育種學等與作物性狀有關的學科，是必須學習的；同時，氣象學、土壤學、肥料學等與作物環境有關的學科；和植物病理學、昆蟲學、雜草學等與作物生育安全上有

關的學科，也非學習不可；此外，如生物統計學、農業經營學、農物管理學等，雖似與作物的本身，無直接關係，然研究結果的統計，市場的需給等等問題，在應用上是很重要的，所以也不可忽略。

第二，研究題目的決定：作物的種類既很多，要研究的問題，自屬無限；以一個人的精力，當然不能同時研究許多作物，也不能同時研究一種作物的一切問題。所以研究作物，必須預先決定研究的是何種作物，以及該作物的那一方面的問題，然後才可起草研究的計劃，否則就茫然無所適從。研究题目的決定，一方面可以依個人的興趣來決定。譬如有些人對於稻作方面特別有興趣，但有些人却對於棉作方面特別有興趣，自可各就其性之所近來決定研究的對象；同時，同屬對於某種作物有興趣，但有的喜歡研究遺傳，有的喜歡研究生理，也是各有各的興趣。如與興趣不合，也許會事倍功半，所以決定研究的題目，要仔細的選擇才行。另一方面是依環境的需要來決定的，譬如說，現在為了抗戰，我們需要食糧的增多，棉花的自給；我們為應實際的需要，不能專顧自己的趣味，來決定研究的題目。不過，不問研究的動機何在，研究的題目既已決定之後，研究的計劃要詳細，研究的準備要充分，研究的材料要純粹，才不致有中途失敗之虞。

第三，有關文獻的閱讀：題目既已決定了之後，就須努力閱讀有關的文獻，以作自己的參攷。這

些文獻，是前人心血的結晶，無論在方法上，在體裁上，都是很可寶貴的材料。閱讀得愈多，對於我們自己的研究愈有幫助。同時，因為多讀參攷文獻，我們可以知道前人已經研究過了什麼，還有什麼應該補充，使我們不致走冤枉路。

第四，作物性狀的觀察：研究作物，單靠在房內讀死書是沒有用的。詳細的實地觀察，是研究作物成功的必須條件。要隨時觀察，要隨地觀察，推觀察才有新的發現，惟觀察才不致憑空憶說。現在我們栽培的許多作物和各作物中的優良品種，可說多半是精細的先農留心觀察得來的成果。環境隨時有變化，因之作物的反應也隨時有不同，不仔細的觀察，即無從知其變化的經過和原因。研究一個問題，這中間當然包含着許多的未知的事項，這事項必須待觀察始得逐一闡明。所以如果把要研究的問題，當作神祕之箱，那末觀察就是開這箱的最好的鑰匙。

第五，實驗和實習：單是觀察，還嫌不夠，實驗和實習，更為必要。沒有身體力行的實驗和實習，決不能瞭解作物的性能。專在書本上下功夫，而實際上却技藝不精，這是紙上空談，決無良好的結果。實習是研究作物的初步的技術修練，實驗是證明觀察所得的一切現象的必要措置；觀察所得的結果，必須用實驗來證明方為真確。總之，實習和實驗，是得良好技術和經驗的必經的過程。如果沒有

努力於實習和實驗，縱或讀書萬卷，明察秋毫，也把握不住作物的性能，還配談什麼研究作物。

第六，調查和統計：沒有調查，研究是盲目的，沒有統計，調查是散漫的。環境是否適於某種作物之研究，社會是否需要某種作物之研究，如盲目從事，必致徒勞而無功。譬如在四比利亞而研究水稻、柑橘，果屬北極南嶺，無成功之望，即或勉強可行，亦必費力多而成功少。若作物種的改良，則調查各地的品種，不僅國內，且及國外，搜集而作比較及育種試驗，始有真正良種之育成。或如研究某一問題，則按期調查其質及量的變化，何種處理對之而有良好的反應，何種處理則反有不良的影響，也非調查不能作切實的證明。調查所得的記錄，須有統計之歸納，沒有統計，即不能把握住調查的樞心。所以，調查和統計，是研究作物的指標，是改進作物的靈魂。它用數字證明了某種方法某種環境對於某種作物的有利或不利的情形；它用數字指示出此後某種作物應加注意研究的方向和目標。調查和統計不能分離，研究作物與調查統計更不能分離。

以上所說各點，是互相連貫的，研究作物學，必須每點都加以十分的注意，始有成功的希望。

二、研究的態度

研究作物學，除了研究的步驟，如上述者之外，研究的態度，更應注意。茲亦分開數點，加以說明：

第一，認識現實：我們研究任何學問，對於現實的情形，應該充分的認識，才能有切實的貢獻；研究作物學更應該如此。作物學是應用科學，決不能離開現實的社會而獨立。譬如說：現在的中國，

是在抗戰時期，我們沒有充分的經費，沒有完美的設備，這都是明顯的事實。我們要認清這個事實，來決定我們研究的問題，決不可忽視這個事實而盲定計劃，更不可想這個事實而不作研究。有許多新從外國回來的留學生，因為習慣了外國的設備和生活，一見國內的研究機關的情形，就大失所望，甚至怨天尤人，不願再作研究，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要知道良好的設備，果然為某些研究所必需，但沒有設備，也未嘗不可以得偉大的成就。我以為一對眼和一雙手，是我們最精密的設備，只要我們的儘量的能利用，為任何優良設備所不及。我們的祖宗，其物質條件決沒有像我們現在那樣的完全，但他們却有無數的偉大的業績留給我們，我們為什麼不可能呢？同時，中國的作物學，也和其他的科學一樣，現在還只是草創時期，真不知有多少問題，須待我們解決，但不一定所有的問題都要有完全的設備，若必須得有設備而始研究，那恐怕永遠也不能得到研究的機會了！所以現實是我們研究作物學的人所必須認識的。

第二，明白立場：作物學因為是應用科學，所以和純粹的理論科學性質不同。研究理論科學，往往可取超然的態度，所謂「明其道不計其功」，只要窮究其理，可以不問其效用，譬如遺傳學者用果蠅作為研究的材料，發見遺傳上許多的原理原則，但果蠅的本身，對一般社會是沒有半點用處的。作物學却不能取此態度，作物學的研究，是應該「明其道而計其功」的。它有時代性，有地方性。所以現在我們研究作物學應取的立場，是為抗戰，為建國！我們決不能離開這立場而去找別的立場。換句話說，我們研究作物學，是要為了民族國家，

如果國亡族奴，根本用不着研究！朝鮮人在日本研究作物，就不管帝國主義者做幫兇，其個人雖或有所成就，然立場錯誤，就毫無意義。

第三，把握時機：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在作物學方面，是如何增加食糧的生產，如何增加外匯的資源，與夫衣服的原料、米穀的貯藏等等在後方如何改進？這些都是現在最緊迫的問題，都待研究作物的人來努力。我們應該把握這個時機，對國家盡最大的責任。決不可在這緊張的時代，作閒散的不切要的工作。譬如說：在現今研究某作物的花之大小色彩，葉的大小形狀；或是花粉粒的如何發芽，染色體數的有何變異等等，在研究科學的精神說，都是必要而有意義的工作，決不容許忽視。但這都是太平時代的問題，在現在的情形下而仍作此等的研究，對國家的貢獻是很少的。

第四，集中精力：作物的種類很多，我們不能同時作研究，在一個時期，一個地點，我們只能集中精力專門研究一種作物或一個問題，才有成功的可能；貪多務得，結果必至一事無成。同時，我們的精力，既集中於某一問題之後，就應該如雞伏卵，如貓捕鼠，要專心一意，以達到研究的目的。決不可今天看戲，明天打牌，把心放了收不回來；或則見異思遷，看到誰做了官，誰發了財，就眼紅耳熱，被物慾所誘，而致一無所成。總之，研究作物學，要有愚公移山一般的決心，把整個的人生獻給了它，則必有偉大的成就。

第五，自尊自愛：文人相輕，自古已然，在作物學界中，這一種惡習，也不能免。往往有認自己之研究為了不起而視他人之業績為無價值者；或則有以為只要罵倒一切即可自尊自愛者，因之而某一

窮·苦·青·年·如·何·自·修

張廷休

我的自述

我的學識能力，均不足以示範青年，惟有少年時代一段苦學經驗，似可錄出以供青年朋友們的參攷。

小時候家裏很窮，又居住在一個邊遠落後的地方，私塾和學校，都不像那麼一回事，而且時入時輟，根本就沒有讀清甚麼書。父兄爲着生活的奔忙，也沒有多餘的時間來指導監護。終日酣嬉遊蕩，幾乎成了一個十足的小流氓。幸好天性喜看小說筆記一類的東西，遇到精彩的字句，便抄錄下來，以爲一面可以練習寫字，一面又可幫助記憶。這個方法，當時不知道重要，現在想起我能擠在讀書人中間充當一名小卒，全都得力於此。記得十二歲左右的時候，在一個朋友家裏，看着一部資治通鑑，我就向他借回家去讀，但他限我三個月必須歸還，而且只許先借一本，讀完了再換一本。當時我忽然想出一個壞方法：逼着哥哥替我裝訂幾冊白紙本，我就一本一本的抄起來，白紙本抄完了，哥哥又因事出了遠門，我就把家中的舊書，將反面折翻過來繼續抄寫，大約費了大半年的光景，居然被我將一部資治通鑑抄完。我以此爲這是一種好玩意見，根本沒想到做甚麼工夫。不料一天父親看見我寫的字，甚爲驚詫，對着我着實的誇獎了一番，以後叫我替他寫信，也還勉強敷衍得去。於是打動了父親要我繼續升學的念頭，叫我去投考一個縣立中學，考試的題目，除算術外，大概都在我的抄本以內見過的，發榜時我的名字竟居前茅。以後又經過若干次考試，大約都很順利。中學畢業了，親友都勸我投考大學，但因家事不濟，籌款困難，只有睜着眼睛同學們一個一個的到日本去，到北平上海去，心中真有說不盡的焦急難過，自己估量是沒有進大學的希望了，意志因此灰頹起來，行爲遂不免隨之而漸趨浪漫，接着又遭受許多不如意的刺激，幾乎否定了我的生存而安心墮落了。這複雜裏面，經過了將近一年。一天早晨姊姊將我叫醒，說是早已爲我報好了名，要我即刻去參加南京高師的入學考試。懷着一肚皮的疑惑勉強應付了下來，預先斷定並沒有甚麼希望，因爲我是考工科的，自知數學根底不良，試題並未讀好。那知發榜後我的名字竟排在文科理面，還是我那一本歷史卷的分數，補充了數算的不及格而被改派的。

進了大學以後，看着名師如雲，圖書滿架，同學們個個都是挺秀英俊的樣子，回顧自己一無所長，提起學問二字，才深深的體會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意味。天分雖不能算過笨，但因爲中小學的根底太差，甚麼都想學，甚麼都學不好，幸賴那部資治通鑑的力量，又將我引到文史的路上去。在學校五年之間，看過的新舊書籍，的確不少，但是一看看完以後，總是模糊糊糊的得不着甚麼深刻的印象，自以爲是「博覽」，實際連「涉獵」的工夫都不够，幼時那種手抄通鑑的優氣，似已隨着年紀的增長而逐漸消滅了。倒是有幾位成功的同學，一面固然是靠着他們的天資優秀，一面却是採用我幼時的壞方法而後能「學必有得」。及今思之，不禁慨然！

農事試驗場，工作人員更動一次，其計劃亦更動一次；一農業學校之教員而就聘他校，則其研究計劃，在原校決不能再有繼人，結果所至，中國數十年來所化於農業上之經費與時間，完全付之流水！這是國家莫大的損失，而其原因，即在不能自尊人，此外，更有掠人之成績以爲自己之成績，竊他人育成之良種而冒爲自己所育成之良種者，則更屬於不道德的行爲，既不尊人，更不自尊的了！我爲我們研究作物的人，如不改變這種惡習，則中國作物界的前途，是毫無希望的！

以上所說五點，爲研究作物學的人所應有的態度。本着這樣的態度，以研究作物學，必可爲民族國家謀福利，而不止限於小我的成就而已。說到這裏，使我想起了我們中國現在的作物學而感到的很大的缺憾！無可諱言的，到現在爲止，我們多數的科學，始終未能獨立，完全在代外國人說話；在做着外國人的尾巴；作物學也未嘗例外，譬如說：講稻作的人，多取日本人的材料；講麥作棉作的人，多取歐美人的材料；而一般所謂中國作物學，其標題上雖明明印着「中國」二字，然一翻內容，也只是「述而不作」，作東西洋人的義務宣傳而已！或則外國人在注意某一問題，不管

我敘述這一段往事，並不是要自作宣傳，因為想到許多窮苦青年和我的環境相同者當不在少，擬藉此提出幾點自修的经验，以資為學時的參證。

第一在中小學的時期，也可以說在二十歲前後，一定要讀幾部國學書籍，應該讀那幾部，可不必限定，只須性趣適合，書能到手就行。如胡適梁啟超諸先生所擬的必讀書目，數量太多，邊區僻壤的地方，不但得不到那樣多的書籍，而且也尋不着指導的人。我的意思最好是讀史，如左傳國語國策史記漢書等可以先讀，因為其中趣味濃郁，易於了解，和看小說一樣，在不知不覺中增長了不少見識，單立了不少學問基礎。而且這些書是隨處都可以借得到的，並不困難。進一步再讀有關義理文學等類的書，可依性之所好，自由選擇。如此逐漸推廣，雖不必一定會成為飽學之士，但總不至於毫無所獲了。現在一般青年，多半看不起讀舊書，這是極其危險的現象。他們的藉口很多，或以為其志在工農、醫理等項實用之學，何必多費光陰去吟子曰詩云，這個話未嘗沒有幾分道理，但在你沒有成為工農醫理等專才以前，不能不多知道一點有關民族文化的常識，我所知道的許多真正的專才，他們的國學知識都非常豐富，斷沒有一個自以為是專才而不肯讀舊書。反之，倒是因為成了專才，而更感到讀舊書的需要。至於有些連字句都未會弄清，閉口便鄙棄舊學的，根本就和他談學問，當然也不容向他提示甚麼方法了。

第二做筆記是讀書最好的方法。窮人買不起書，但要比他人讀得更好，凡借得到的書，只有隨讀隨抄，抄的時候可以將自己的感想批評等附記於後，這樣讀完了的書，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這是一個最難養成的習慣，却是一個極易成功的方法，多少著作等身的大家問學，幾乎沒有一個不是這樣做的。記得我在大學二三年級的時候，買得一部新書，不分晝夜一氣將它讀完，即刻做一篇介紹或批評等類的文字，向各報副刊或其他雜誌投稿，可以換得一二十元的稿費，以所得稿費另買其他新書，仍然如法泡製，一個月週轉二三回，一年之後，成績就很可觀的了。可惜我這個人缺乏恆心，此調並不續彈。畢業以後，生活忙人，有錢可以多買點書，其實並不能常讀，平常每以家中藏書不少自傲，而本身却成了一個儉腹的俗人，至今追悔是來不及了！寄語窮苦的青年們，你們若果有志於學，萬望愛惜這窮苦兩字，要窮苦才能逼你去下死工夫，要窮苦才覺得青年光陰的可愛，古今多少學者偉人，全是由此中脫穎而出的呵！

第三要窮且益堅，才是立己立人的大道。當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貴州全省並沒有一個圖書館，其他邊遠省分，情形大約相同，青年無法自修，其苦悶真非言語可以形容。現在可大不同了，學校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去，圖書館由學校或其他公共機關負責購置，至少是不能以窮苦為借口而不讀書了。自然我們的社會還不會做到沒有窮人的境地，但是窮苦的青年要想讀書的種種機會和便利，確是有極大的進步，因此現在的問題不是窮人不能讀書，而是如何立志讀書。有一種青年看見同學或朋友中有不修品學而飛黃騰達的，他的意志迷惑了，動搖了，終則以不勝誘引而認定書可不讀，品可不問，放棄了原有的抱負，好一點的是停止了前進，壞的簡直是墮落了。還有一種青年，因為窮而怨恨家庭，怨恨社會，以及整個的人類，他最歡迎改革的論調，不管理由如何，只要能將現社會根本推翻就是好的。他將理智整個交給感情去支配，隨着旁人的口號繞圈子。當他醒悟了所用的公式是假的並不能駕馭一切的事物時，他最寶貴的青春已和他宣告脫離了。這些都是窮而不堅乃至於濫的一般現象，其數雖不算多，但此兩種

這問題對於我國需要不需要，總是跟着走，做他們的尾巴！自然，我們用外國人的研究方法和結果來作我們的參攷，是十分應該的，但決不能以外國人的研究就當作我們的自主，抗戰是為民族的獨立，國家的自主，則在抗戰的現在和今後，我們研究作物學的人們，也應該有一個使「中國作物學」的獨立自主的決心才行。中國的地域很大，作物很多，但有系統有價值的作物學，還是很少，所以中國的作物學，還需要一塊肥沃的處女地，正等待着許許多多的人來開墾，來種植；用一分力，必有一分的代價，前途是無可限量的，只在我們的努力而已。

我的結論是：嚴正我們研究的態度，慎密我們研究的步驟，創造獨立自主的中國作物學。

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川大農學院稻作研究室稿

編輯後記

編者

葉聖陶先生是著名的作家，也是富有經驗的教育家。他這篇「變相的語文教學」，用輕鬆的筆調，指出舊教育方法之缺點，是值得一般教育者特別注意與反省的！

四川大學農藝系主任楊開渠先生的一怎樣研究作物學」，教育部司長張廷休先生的一窮苦青年如何自修」，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編輯吳伯威先生的一評趙著中國文學史」諸篇，內容都非常充實，希望讀者仔細玩味！英漢對譯已登出三篇，讀者來函均極表歡迎，我們已特約英籍專家張易、楊守默二先生輪流擔任翻譯，以後自可按期登載。學府風光一欄，稿件頗為缺乏，敬希讀者諸君踴躍投稿，發表後當致薄酬。

青年都比較的聰明，因其不願跟着正常的軌道前進，事事都圖便捷，反而就誤了一切，有一二個如此，已經很可惜，數目再多，當然是國家的損失了。

最後是讀書要能和事實相證驗。有錢人的子弟，讀書的環境雖好，而濫驗事物的機會却不多，「不辨菽麥」，「不知稼穡艱難」等，都是對於富家子弟的譏評。所謂「詩窮而後工」，因為許多人難得的經驗，要窮人才能夠體會得出來，如「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一類的景緻，絕不是坐汽車飛機的人所能想像得到的。所以窮人讀書，最容易和事實相證驗，亦即讀一書得一書的好處，若自己想發而為文，或筆之於書，那必是言之有物而非徒事踏空者可比了。明清兩朝皆以科舉取士，完全獎勵虛偽浮誇，故時有館閣無真才的考語，言雖不免憤激，而真學問都出於科舉以外，則為確定的事實。顧亭林不願應博學鴻詞之選，獨挾圖書，遍遊天下，考察利弊，其所成就，對於民族國家和自己的貢獻，視同時雖然高官的人物，真不知要高出多少萬倍！現在是以真才實學互相競爭的時代，苟無一技之長，即無法能够生存，靠父兄遺蔭，乃至想以其他方法企圖不勞而獲的人，終至要被整個的社會淘汰。然則青年而屬於窮苦者，苟能不誘於物，不墜其志，更有何憂慮可言呢。

以上所言，似乎不免陳腐，因為都是我親身所得的經驗，也就無所顧忌的坦白自陳，希望能够引出他人更好的意見，以作一般的準繩，那就是我禱禱禱求的了。

黃橋事變始末

實所謂「黃橋事變」，即十八集團軍及前新四軍圍攻蘇北友軍，目無法紀之不明行為。原江南前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約萬餘人，於去年七月擅自渡過江北，襲擊韓德勤所屬陳泰運部，先後攻陷如皋、泰興、黃橋、秦興之姜堰、曲塘。到處設卡抽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偽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并截斷江南北友軍補給線。自九月三十日以來，復攻擊韓德勤所屬各部，統帥部嚴令制止，該軍不僅不服從命令，且於十月四日竟更進一步向韓部開始猛攻，韓部獨立第十六團韓振翼遇害。五日，該部又襲擊八十九軍三十三師，慘害官兵達數千人。五日晚，又進攻八十九軍軍部，李軍長守維被衝落水身死。該軍部隊退却過河時，四五道橋樑悉被破壞截擊，翁旅長、秦團長等，于不意中被衝落水。至今生死不明。迨韓部撤至東台附近，該軍仍續向東台進犯。同時，北面十八集團軍彭明治部，又調集一萬餘人，自十月六日起，由北而南，夾擊韓德勤。韓德勤在蘇北方面，既須對付敵軍，又被該十八集團軍及前新四軍夾擊，并須處處顧及大體，不被逼迫至萬不得已時，決不還擊抵抗，故損失頗大。焉知中共黨人得寸進尺，逼人太甚，致發生新四軍全軍被解散之不幸事件。以上即所謂「黃橋事變」之始末也。

錄自中國人

問題解答

關於軍紀問題

王守義問
劉百閱答

指導先生：

我是一個為生活所迫從中學畢業後便走上了職業戰線的青年，在脫離學校後，因無人指導，精神常感異樣空虛，後來朋友寄給我兩本讀書通訊，令我歡喜欲狂，對於先生們熱心指導青年和為文化服務的精神，真是十二萬分的欽佩！現在我有一個問題，要求先生指教：便是最近新四軍被解散，一般人議論紛紛。我曾聽說：一個現代國家，縱然容許政治上有什麼黨派存在，却沒有容許兩種軍隊存在的。軍隊最重軍紀，決不能講什麼自由，如講自由，便是謀叛。新四軍為什麼竟敢謀叛？它的謀叛經過如何？對於國家前途的影響又如何？先生能給我一個詳細的答覆嗎？

會員王尚義二月一日

尚義先生：

來函敬悉。談到這次新四軍事件，實使我們痛心。近兩年來，我們黨聽到一些軍紀上統一上不愉快的消息，尤其自去年六月以後，情形更可痛

三國故事的演變

文藝園地

季辰冬

三國故事在民間開始流傳的時候，或許還依據着實在的事實，但後來時代愈遠，流行的地域愈廣，則因時代與地域的關係，增加的部分必隨之愈多，於是離實在的事跡也愈遠。

劉備：曹操逼獻帝禪位於他的兒子曹丕；劉淵為漢帝外孫，後立漢國，滅晉復仇；張飛毆打常侍段珪等。這一段珪讓又是由段珪與張讓二人合而為一的。

從裴松之的成注，至三國志平話的新刊，幾乎九百年都是民衆製造三國故事的期間。而實際三國故事的流傳還要早，因為諸葛亮死後不久，民衆就有爲他立廟祭祀之舉。襄陽記：「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爲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因爲崇拜他，私祭他，自然民間就喜歡講他的故事，最後漸漸走到神話。諸葛亮如此，想其他的重人物如劉備關張的故事，也必流行。

時代愈久，勢必離事實愈遠，到三國志平話的時候，三國故事大部分成了神話。如張飛持劍殺龐統，不料殺的是一條狗；關公守滑州，曹操以情懇之，不聽，忽然天空起了塵霧，曹因之得脫；張覺之亂，由於孫學究的得天書等。不但零星的故事神話了

，即整個的三國事件，也由一宗公案而致的。說是漢光武於某年的清明佳節，想開放御園與民同樂。至時，一位書生名司馬仲相的，也隨了百姓進來。可是來遲了一點，各亭館都被佔，他只得坐在一株屏風柏下的綠草茵上，邊喝酒，邊讀書，酒在半酣之際，看到秦始皇焚書坑儒，虐待百姓的事，不禁大怒，而以爲天公不公，不應教這樣的秦始皇爲君，來塗炭百姓。這種怨言讓天公知道了，命他在陰間爲君，如果斷得明，判得公，放他到陽間做天子，否則，貶在陰山背後，永不得爲人。接着，韓信、彭越、英布三人相繼來告劉邦將仇報的殺案。仲相傳來劉邦與呂雉，但二人互相推諉，又傳了蒯通來折證，纔斷了這宗公案。奉天公的諭旨，讓三人分了漢家天下。韓信去曹家托生，做着個曹操，彭越去孫家托生，做着個孫權，英布去那宗室家托生，做着個劉備。漢高祖則托生於許昌，爲獻帝，呂后爲伏后。教曹操囚帝殺后，以

恨。據何白兩總長皓電：在七月間，有新四軍所部由江南防區渡河襲擊韓主席所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場等地，又陷泰興、黃橋及泰縣之姜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開始猛攻，韓部獨立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擄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苗旅長以下官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秦團長等被衝落水，生死不明，官兵遇害者，不計其數。這種違反軍令攻擊友軍的行動，本已不能容忍，但中央統帥部仍寬大爲懷，未予制裁，無非望其痛改前非，免將事態擴大。於是指定路線，飭該軍北移，該軍亦陳述理由，又展期一月。及一月初，期限已過，該軍一部分北移，大隊却不北而南，并於四日進攻四十師，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乃爲緊急處置，將該部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逮，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正嚴緝中。以上是這次事件的經過。誠如先生所說：一個現代國家決沒有容許兩種軍隊存在的。我國軍隊，只有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軍是國家軍隊，此外決不許有第二種軍隊。軍隊應以服從爲天職，以衛國爲使

報前仇。曹操占得天時，孫權占得地利，劉備占得人和。又教劉通為諸葛亮作爲劉備的謀臣。又教仲相過了許多年後，托生在陽間爲司馬仲達，併吞三國。這段公案在五代史平話裏也有，而三國志平話拿來作爲楔子。

三國志平話可以說是民間傳說的結晶，也可以說它將第一二兩期的零碎故事，在整個大的計劃之下，一統化了。上邊我們講過，第一期的故事好像是一種萌芽，選得用民間傳說之肥沃的土壤來滋養，始得發育成熟。但傳說的土壤太肥沃了，以致根幹枝葉長得太茂盛，太不規則，非加以適當的剪裁不可。第三期，羅貫中所做的，就是這種剪裁的工作。

三、歷史與傳說綜合時期

羅貫中的生平從來沒有人提起過。我們只斷定他姓羅，名本，字貫中。至於他到底是廬陵，或東原，或武林人，那就不知道了。周亮工的書影說他是洪武初人。那他當是一位元明之間的作家。他的著述存於今的，戲曲有龍虎風雲會，敘趙普輔宋太祖得了天下，太祖爲了國事，雪夜訪普的徵事。相傳他還有十七史演義，但現在流行的列國志傳、東西漢、南北史、隋唐志傳、五代志傳等，即令出之他手，也絕非原本。還有幾部英雄傳奇如水滸傳、平妖傳、粉粧樓等，

相傳也爲羅氏所著，但都無確實的證據。至於三國演義則是無疑義地是羅氏所著，後來雖有清康熙時茂苑毛宗崗的改寫，然係節采之所，其本來面目並未更動，如列國志傳、平妖傳等之激頭激尾的改作，大相逕庭。金華蔣大器（勝愚子）序三國演義，很能講出羅氏之苦心，與此書之價值，「語云：實勝文則野，文勝實則史。此則史家乘筆之法。其於衆觀之，亦當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顧者，由其不通乎衆人。而歷代之事，愈久愈失其傳。前代官以野史作爲評話，令警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徒深，言不徒俗，事紀其實，亦幾乎史。蓋欲讀諸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文不徒深，言不徒俗，事紀其實，亦幾乎史」，這四句話，的是確論，整個三國演義的價值也就在這裏。下邊我們講此書的藝術價值時，再詳爲討論。

三國志平話雖不是一部傑作，然是一座很好的骨架。如果沒有這座骨架，很可能，羅貫中寫不出像現在面目的三國演義。一部好的作品，好像一位美女。美女所必需的兩種條件：

一是修長合度，構造勻稱的骨架；一是豐滿潤澤，體無瑕疪的皮膚。三國志平話，只有修長合度，構造勻稱的骨架，至於皮膚，不但不豐滿潤澤，而且到處瑕疪。羅貫中的綜合工作，就在利用這座完美的骨架；而以歷史之事實，加上自己之豐富的想像，美麗的的文字，軍事的知識來豐滿，來潤澤三國志平話，並剷除一切的瑕疪。

第一，他的去疵工作，是將三國志平話裏太荒誕不經的故事，加以剷除或修正。剷除的是張飛打段珪讓，殺太守，誅督郵；曹操勸漢獻帝讓位於其子曹丕；龐統投劉後，因不得志，而又勸說沿江六郡叛劉；孫學究發現天書以及司馬相斷獄。刪去司馬相斷獄一公案，而直接以歷史的事實開始，實具有卓見。較之水滸傳以洪太尉誤走妖魔，紅樓夢以頑石補天之神話作楔子，要識見高得多。修正的如張飛獨拒當陽長坂橋一事，平話講他大喊一聲，竟喊斷了長坂橋與賊退了曹軍。這種傳說似乎太不近人情，而羅氏改爲張飛大喊一聲，嚇破了曹操身邊的侍從夏侯傑之膽，落馬而死，曹軍因之驚退者三十里。這樣修正，比較近情合理。

第二，他的豐滿工作，是增加史事、詩詞、表章、書札以及擴大原有

命。決不許講什麼黨派，干涉政治！尤其在民族解放戰爭中，更應嚴守紀律，絕對服從最高統帥部的命令；否則便是叛徒，便是幫助敵人！這次新四軍的瘋狂行爲，幸得當局的適當處置，將事件迅速解決，使得敵人無可乘之機，總算不幸中之大幸。但這只是一個軍紀問題，不是什麼政治問題。任何黨派，只要不違反三民主義建國原則，一切言論、集會、組織、宣傳、自由，自有法律保障。我們相信此次給了國人一個大的教訓，以後當不至再有同類的「不幸事件發生，統一必將愈趨鞏固，抗建的前途亦必愈趨光明！

關於婚姻法問題

劉子同問
趙之遠答

茲有一法律問題，敢煩賜教。

友人某去夏夫妻角後，妻遂返母家，屢接不歸。去冬，其妻竟不徵明夫之同意，遠走湖北，迄今一載有餘，音信毫無。某君究應如何處理，煩請指示。請問：

- 一、兩人夫妻關係是否仍舊存在？何時可以消滅？
- 二、如何可以斷絕關係？是否專向法院呈案或登報聲明？
- 三、向法院呈案手續如何？應如

可取的故事。史事一方面，如何進陳的東四，到了羅氏的手，變了好幾十頁。如劉備三顧茅廬一段，演義就比徐母罵曹和姜維、鍾會、鄧艾等故事，在詩詞一方面，羅氏則搜集「後人」，「史官」，「宋賢」，「胡會」等等的，不下四百餘首。表章書札，羅氏則依據陳志裴注及本集，大多都係原作，與平話之偽造的大不相同。

不過最重要的，還在他以淵博的軍事知識，豐富的想像力來擴大平話原有的故事。我們不知道羅氏是否是一位軍事家，但他對軍事有深刻的認識，這是無可疑的。三國演義幾乎一大半的篇幅都用在戰爭上，然每次戰爭都有它特殊的方式，絕感不出重複或單調的毛病，其次，平話裏往往有一頁

的毛病，在演義裏就沒有。而且羅貫中的文字，自另有其特殊的藝術價值，下邊再詳為敘述。

第三，他的潤澤工作，是他運用文字的手腕，足以表現他所收集的材料與他所思索的意象。平話的文辭，處處「現着左支右絀，狼狽不堪之態。有許多所在簡直是不能成句成章，有許多所在似只說了半句還沒有說完，有許多地方似脫了一段半節，有許多地方更大似一種匆匆草就的備忘的節本，」（引鄭振鐸語）。這些

方密之以智拼音文字之創作

吳宗慈

今日擬造拼音文字之議甚囂塵上。吾讀通雅方密之之言知古人早有所見。通雅卷一云：「字之紛也，卽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讀此言，可悟學術文化之變遷，不能外於窮變通久之道。蓋其勢有不得不然者。在明末雖有倡者，而和者少，則尙未至窮之時，而不能驟變。密之爲此言，殆因其時國際交通，已屆頻繁，不用拼音文字，則不能取其變耳。近紀以來，感覺譯音之紛歧錯雜，爲學術上之障礙。故凡於人名地名，概以英文之拼音注其下，以便參稽，所謂不得不然之趨勢也。假人前人均能注重於拼音文字，則今人研究元史者，其便利大矣。

何措辭？根據法律何項條款？

四、備登報不呈案，可否續娶？

會員劉子同上。

予同會員：

茲就所問依次擬答如下：

一、兩人夫妻關係，在未正式離婚以前，自屬仍舊存在，據親屬法一

〇〇一條：「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但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如妻係因口角，

別無其他正當而嚴重之理由（如虐待等），則夫得訴請法院，促令歸夫家同居（事實上能否強制做到，是另一問題），此其一。

又按一〇五二條第一項第五款：「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如妻不徵得夫

之同意，遠走他省，現已一載有餘，音訊毫無，則夫得向法院請求離婚，此其二。

二、如要消滅夫妻關係，祇有根據上項理由向法院訴請離婚。登報聲明是不合法定手續的。呈案亦不是一個解決辦法。

三、現在並無呈案辦法而可以解銷婚約的。

四、在原婚姻關係尙未消滅前，依法不得續娶。否則即不免重婚。

消滅婚姻關係最簡便的方法爲兩願離婚。按民法一〇四九條：「夫妻兩願離婚者，得自行離婚。」又按一〇五〇條：「兩願離婚應以書面爲之，並應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

中央大學法律系主任趙之遠答

中·政·校·生·活·素·描

林鴻

由重慶隔江的海棠溪跨上車子，沿着海濱公路駛去，大約半個鐘頭之後，乘客們在公路的旁邊可以發見一條清溪，——和公路平行着，一直到車子停駛的時候止。

這條溪叫做花灘溪。高臨在溪水之上的是巖座大山，山脚下兩個小平原，被溪水環繞得好像半島似的，就是小溫泉和南溫泉。

如果車子走得慢，旅客們經過小溫泉時，還可以很清楚地望見那羅布在溪畔斜坡上的數十棟「兵營式」的房子，有時更可以發見若干背着槍的「武裝同志」在廣場上操演。情形熟悉的人，自然容易知道，這就是國民黨培養革命幹部的中央政治學校。不然的話，也許有人會把這裏誤認為「訓練」或是「警察訓練所」哩！其實，把我們這裏誤認為「補訓處」或「警察訓練所」是有相當理由的，因為我們的服裝是那整齊劃一的，我們的生活是那整齊、嚴肅而有規律。

在我們這裏，除了教職員以外，看不見西裝旗袍；夏黃冬黑，大家都穿着一樣的制服，戴着一樣的帽子，有時還穿着一樣的鞋子。在出操的時候，加上了皮帶、綁脚，和「七斤半鐵」，真的是和士兵或警察們沒有兩樣。

在黎明，有時候天還沒有亮，大家都要聽從號音的叫喚，一齊起床。穿衣服，洗臉，整理內務，洒掃……等，都要在十多分鐘內做完；因為「起床號」吹過之後十多分鐘，跟着便有一個「緊急集合」號音，把大家集合在操場上行升旗禮，做早操。

早操之後，什麼時候列隊入飯廳、上學科、上術科、會友、診療、運動、自習、晚點名、就寢……等，在作息表上都有嚴密的規定，每一個節目的變更，由號音依照規定在那裏指揮。

在內務整理方面，每天雖然只化幾分鐘，但整齊清潔的程度，是常為每一個外來的人所稱許的：一個很

大的寢室裏，百多個舖蓋，上面都鋪着潔白的毯子，四週起着稜角，遠遠望見，正好像切成的豆腐塊一樣，齊整清潔。擺在床底下的鞋子，也和我們操軍專操一樣，要在同一直線上「看齊」。各人日常所用的零星衣物，統統按放在一個竹製的「內務箱」裏，每人一個，也很整齊地排列在床底下。

這樣緊張、嚴肅、規律的生活，我相信，至少和軍事學校是沒有分別的。

不過，我們的生活不僅是緊張、嚴肅、規律的，同時也是活潑、熱情、進取的。——只要在我們這裏還留過稍久的人，這種情形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

在異常緊張的生活中，課餘每一點一滴時光都被同學們充分地利用着。在學生公告欄裏：「×日×時在××教室開××會」這一類的通告，每天差不多都可以看見好幾張。研究會、討論會、辯論會、演說會……等，

文化新聞

蔣夫人文學獎金

評判委員聘定

蔣夫人文學獎金評判委員會，茲已聘定委員十人，主任委員由謝冰心担任，錢用和任秘書。評判員分二組：論文組為陳布雷、錢用和、羅家倫、吳貽芳、陳衡哲；文藝組為謝冰心、郭沫若、蘇雪林、朱光潛、楊振聲，全部稿件已開始初審云。

教育部學術審議會

通過重要案牘多件

教育部學術審議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於二月十五日召開大會，出席委員吳敬恆、朱家驊等十七人。陳部長主席，當通過案牘十五件。茲擇得重要各案決議要點如次：(一)修正大學規程修正專利學校規程兩項草案，經決議增訂行政組織、教員、訓練及管理，入學休學轉學及轉院轉系免費學額公費學額及獎學金五章；其他各章亦經分別加以修正。(二)規定部聘教授辦法要點案，決議由教育部

幾前有人統計過，大大小小的約有三十多個，能都是利用課餘的時間來舉行的。

「忙裏偷閒」的玩兒，這裏的同學早已學會。雖在忙忙的考試期間，中飯或晚飯之後，在樹陰下，在溪邊，在操場上，隨處都可以發見同學們三五成羣一堆一堆地在那裏談笑，欣賞大自然的風光。

因為學校自然環境的優良——有高山，有游泳池，有小河，爬山、游泳、及划船便差不多成爲每一個同學都擅長的本領，同時也是每個人課餘最普遍的活動。此外對於軍事體育，如騎馬、放箭、射擊……等，同學們也都喜歡練習。

爲着調劑那士兵式的枯燥生活，各種娛樂在這裏並沒有被我們忘記，歌聲、管絃樂在課餘的時候常常可以聽到；禮拜六晚上，音樂、電影、或話劇，總被輪流地用來怡悅每一位同學的心情。

充分控制時間，利用時間來進修，是這裏同學一個顯著的作風，圖書館、資料室的顧客常是滿座的。從自修室前走過，你可以望見許多人在

裏面或走高聲朗誦，或是振筆直書，沒有一點兒懈怠的表現。河邊、山崗上，清晨，乃至黑夜裏，仍然可以發見不少「將成名的演說家在那裏表演」。

我們「死」讀書，但並不讀「死書」。校外發生的一切事情，自世界大局以至社會小事，都沒有被我們忽視。相反地，或是個別的傾談，或是正式的討論，或是實地的調查，總盡可能的設法注意。

對於社會服務工作，我們尤具着充分的熱情。只要有空餘的時間，我們是不會輕易放過服務的機會的。對校內的工友、警士，對南泉的茶役，對小溫泉的民衆，我們都會舉辦過數字教育，設立過問事處或代筆處，幫助他們學習，爲他們解決各項難題。

宣傳工作，慰問工作，我們在附近地方會做過不少次。不過我們認爲，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實際的行動：在去年炎熱的暑期中，我們會執着掃帚在南泉一帶清除街道，執着鐮刀耨界石、土橋一帶的農民割稻米；前年五月初渝市大轟炸時，我們會步行到

城裏參加難胞的救濟工作，把幾百無家可歸的難胞帶回學校裏設法救濟和治療；去年重慶再度慘遭浩劫的時候，我們也會在那裏參加搶救的工作，並在大隧道裏救活幾十條人命……這一點小小的工作，我們不敢自詡對民衆們有什麼幫助，不過我們認爲：這可以算作我們對民衆「親愛精誠」的一點起碼的表現；因爲「親愛精誠」是我們的校訓，「進而使我全國同胞親愛精誠」是我們的校歌的最末一句。

出版的風氣，這裏也特別盛。教員們和同學們除了經常地替各地的報章雜誌寫稿外，自己用各種不同的名義出版的刊物也不少，如「政治季刊」、「新政治」、「服務」、「行政評論」、「新評論」、「今日青年」、「新聞學季刊」、「新認識」、「突擊」……等都是。在學校裏，更有形形色式的各種壁報。

我在政校生活了幾年了。我總覺得，生活在這裏，是緊張的，嚴肅的，規律的；同時也是活潑的，熱情的，進取的。

聘請在國立大學及獨立學院任教授十年以上聲聞卓著者，並對所任學科有特殊貢獻，經該會大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通過者，担任講座。其名稱暫定爲十人。(三)審議著作發明及美術作品規則案，決議著作之美術：包括文學、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古代文經研究五類。科學發明及技術發明之獎勵，分應用科學工藝製造二類。美術類之獎勵，包括圖書、音樂、建築及雕塑，每年由教育部就本國學者之著作發明作品，按類選拔若干種獎勵，每種獎金二千元至一萬元。(四)審議博士學位評定會組織法案及博士學位考試細則草案，經修正通過，請教育部呈行政院會商考試院訂定。

日本評論社舉行
日本南進問題座談會
日本評論社於二月十一日下午一時在國立中央圖書館禮堂舉行日本南進問題座談會，到五十餘人。首由主席劉百圓發表討論範圍四要點：(一)日本當此侵華失敗時期，是否有力量南進？(二)日本南進是否侵略荷印南洋諸地？(三)日本繼續南進美國態度如何？(四)日本南進於中國是否有害？魏德柏、范壽康、陶鈞、傅斯年、胡秋原、李季谷、青山和夫諸氏，皆有所發揮。結論大意謂：日本在政治

評趙景深著中國文學小史

吳伯威

一小引

我寫這一篇文章，將對這本書有一些指摘。但是先要申明，我沒有一點輕視或故意挑剔著者的意思。只不過是最近重又翻起了這本書，發現了這麼幾個毛病，就順手把它寫下來；希望做爲讀這本書的人的參考，同時也算給著者貢獻一點意見罷了。

因爲這本書是銷行頗廣的。據我知道有好多學校用作課本；因此雖然是一本舊書了，却覺仍有加以批評的必要。

二 作者態度的批判

我們就其著書的態度論，我覺得有兩點錯誤，這見於本書的「緒言」。

第一，作者不贊成把經、史、子列入文學，因此本書中也就沒有講詩經；作者又以爲「民間文學本是另一系統，它的價值與創造文學是絕對不同的」，因而本書中也就沒有講到樂府。

一般的經史子書，多屬於哲學、史學的範圍，不列入文學史中講述，是很合理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論！要知道古人的分類並不適當，就說詩經罷，原是一部詩歌總集，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輝煌巨製；如何能因其冠一「經」字而割愛呢？又如孟子、史記、莊子，雖也已成了一「經史子」，但就其寫作藝術論，在文學方面有其高的價值與大的影響。對於這種具有文學價值的典籍，在寫文學史的時候，應該談及，不過不要泛論其與文學無關處罷了。

再就民間文學說，往往是文人創作的 *Motif*，其作品往往更真實，更自然，更富創造性，更具有豐富的情感。若捨此不講，好多文體豈不成了無源之水？詩經的國風，漢代的樂府，南北朝時代的一些民歌，難道不是中國文學中的一等作品嗎？說這是「另一系統」是錯謬的！說「他的價值與創造文學是絕對不同的」，不同是有的，但不見得怎麼「絕對」。文學史不正該比照討論這不同嗎？

第二，著者說：「我以爲文學史，尤其是給初學讀的文學史，應該含有一種閱讀導引的作用，分量不可太多；只列舉些重要的文人而有集子可讀者，並附列易得的價廉的書目」。爲初學用，分量不要太多，附列書目，這都是極好的事。惟有「只列舉些重要的文人」一點，却不敢以爲是，而且這也與「導引的作用」無關。

誠然，中國需要一部爲初學用的具有導引作用的文學史。但是怎樣達到這個目的呢？那應該是取材的適當，組織剪裁的得宜，論斷的精確，文筆的美麗；而不能是只敘文人。而且稱爲文學史以文人爲骨幹來敘述的，恐怕也很少很少，假如那樣，文體的流變，時代的推移，是難得而詳的。就是作者的本書，到後來也自亂體例了！似乎無

、經濟及國際上環境而言，其積極南進，殆屬必然之趨勢。但日本南進，對於我國抗戰決無損害，則可斷言。

文藝月刊定四月初復刊

中國文藝社文藝月刊編輯委員會，組織就緒，聘謝冰心、范存忠、白宗華、華林、王平陵、常任俠、羅振澤、翁天綱、汪辟疆、李實泉、李辰冬等十二人爲委員，并由徐仲年爲主編、玉遜珊任秘書、陳曉南幹事，鍾憲民編輯。聞該刊定四月初復刊，內容以理論翻譯批評三方並重，推銷發行事務，改由中國文化服務社担任。

陪都文化界出錢勞軍

陪都文化界出錢勞軍競賽動員委員會，爲迅速切實推進工作，決將文化界分成：(一)報界(二)出版界(三)文化團體(四)同學會(五)自由職業(六)宗教(七)士紳(八)電影(九)戲劇(十)音樂(十一)雜藝(十二)體育(十三)棋(十四)美術(十五)教育及其所屬各機關團體(學校除外)等十五單位，分別動員。各單位動員辦法，亦經擬定，並聘請陳博生、劉百閱、毛慶祥等爲各單位指導委員。又市電影院業同公會全體會員，擬分別舉行公演，以售票所得，悉數獻金勞軍。

西北師範學院黨部成立

西北師範學院直屬區黨部，自去歲由中央黨部組織部委李燕、袁毅、余增壽三同志負責籌備以來，迄今已年餘，大致均告竣對就緒。近該籌備委員會再具呈中央黨部組織部，懇請予以備案；蒙批准許即日成立，並派定中央顧曉同志爲監選人，以監督指導一切。是以本區黨部於奉命後，即擇定二月一日，假本院風雨操

法再用文人標題，不得不寫着「明之詩文變遷」「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等章。

三 內容三弊

我們把本書從頭至尾細心的看過一遍之後，便覺得組織上，敘述上，更有很多失當的地方。茲約為三點，分述如下：

第一是繁簡失當：具體的說罷。像「賈誼」和「徐庾」（徐陵同庾信）都開了專章講述；韓愈、陸游却只數語帶過。歐陽修、蘇東坡、曾鞏、王安石，以「宋散文家」的標題，自成一章；而「古文」的創始者韓愈、柳宗元，却僅能在唐代詩人之林做個尾巴。這兩大文豪變成兩個小詩人了！又如一六九頁起，敘西遊記同四遊記的比較，幾及四頁；（這真是專家的事情，對於初學，是無用的。）但三言，今古奇觀，金瓶梅……則只舉其名，別無解釋。一七八頁「明之詩文變遷」敘述繁瑣；而唐代的古文運動，却竟無數語道及。凡此都可以見出作者是意之所到，信筆拈來，取材與組織未經深思的。

第二是節外生枝。譬如一七六頁言牡丹亭感人甚深，忽涉及嬌小青，又涉及屠格涅甫。十頁寫司馬相如時，涉及紅拂識李靖，復及杜光庭，更及卓文君的文學，再及戀愛自由。像這種地方，在文章方面說，爲難無統系；對初學的讀者說，必令其茫然不解；不能不算是大毛病。除上所舉外，他如述宋玉而及海外軒渠錄；談文心雕龍而及 Walter Pater 文藝復興論文集；講沈約而及安徒生；敘劉希夷而及莫泊桑……不一而足。作者只顧跑野馬，不復想到讀者是否有這般博學了。

第三是故事至上趣味第一。如一五頁「漢代的詩」全章不過七百字的樣子，而用去三百多字講李陵的故事。五八頁講陳子昂的一節，始終在敘他掉胡琴的故事，只有兩語評其詩。一〇六頁「詞家三李」章，敘李清照的篇幅超出廣大詞人李後主的三倍！自然是因為她有故事可講的原因。此外，如敘牡丹亭則特別詳敘本事；敘柳永長幾道則強調其性愛的描寫；敘李笠翁的傳奇和雜劇的詩，則特別提出其同性愛的描寫及放縱色慾……便更落了爲添興趣，不惜誘惑的下乘了！

四 尾聲

以上是我對於中國文學小史一點粗略的批評。我說得只見大意，而沒有詳細引申。因爲我想讀此文的先生們，自會補足那些沒有寫出的字。

這本書也自有牠的好處。寫得相當流利自然，平易近人。在已出各文學史中，是比較淺明易懂的書。但不是一本標準的讀物。這好比是作者的「攪龍門」，有點無星無礙，一瀉千里的派頭；這是好處，因爲是談天，所以有好多漏略；因爲是談天，所以往往由此涉彼，跑一跑野馬。這是壞處。

所以，要得到一點中國文學常識，隨便的拿來看看，中國文學小史未始不是一本可讀的書。假如拿牠當一本教科書或一本入門書，上面那些，便是牠的重大的毛病！

翻開全體黨員大會，進行選舉事宜。當日到會黨員計二百四十餘人，賴同志亦蒞場。選舉結果：執行委員方面，以得票最多之袁敦禮、李慶春、馬永春、王維屏、劉恩等五人當選；方永蒸、王其剛二人爲候補。監察委員李燕當選，董守義候補。

各校簡訊

- △西南聯大於四川敘永設立分校，已於一月六日開學，校務由楊振聲氏主持。
- △西北師範學院區黨部，近出一建議、黎錦熙、王鳳崗諸氏撰稿，內容甚爲豐富。
- △西北大學校長一職，自胡庶華氏奉令調任爲湖南大學校長後，迄未有人接充。頃聞教育部特派參議陳石珍氏代理校長，陳氏已借教務長姜琦，訓導長杜光瑛等到校視事云。
- △中央大學柏溪分校國文系學生，近來甚爲活躍，組織研究團體凡三：（一）拓荒文藝創作社，（二）中國文學史，研究學會，（三）詩社。拓荒社及詩社，聘請伍叔儻教授指導；中國文學史研究學會，聘請羅根澤教授指導。
- △廈門大學學生鄒錫光、林仲麟等，近發起組織「廈大筆會」。參加者已有五十餘人。聞將出定期刊物云。
- △中央大學地理系系主任駱逸超教授，近赴樂昌調查地理情形。結果甚爲圓滿，吳氏已撰成「樂昌盆地綱要」一文，將發表於該系出版之地理集刊。

英 漢 對 譯
How Britain Can Win
英國怎樣才能勝利？

By George Bernard Shaw

楊守默譯

First let me warn you that because I think clearly and say what I think to be the truth I am regarded as Public Enemy No. 1.

As to Soviet Union:

Russia's Action in taking over certain areas of Rumania is Purely self-protective. She is looking after her own interests. In Rumania she is doing exactly the same as she did in Finland and in Poland.

The Chief difference with regard to her action in Poland is that these poor Mr. Hitler had to invade and subject the country before Russia selected and took over her bit.

A lot of people seem to think that Russia's action in Rumania is a matter of arrangement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that of course, is absolutely nonsensical. There are no two men who are less likely to base their relations upon a mutual arrangement than Stalin and Hitler.

But, however disadvantageous Russia's move into Rumania may be to Germany, I do not think that it will cause wa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e seem to think that war with Russia is something easy. people who know more about war do not think so.

It would, naturally, suit us very well to get Hitler to attack Russia, or to have Germany attacked by Russia, but I do not think that will happen. If Hitler were to attack Russia, it would smash him.

首先讓我提醒你們一句，因為我想得明快而且認為是真實的就說出來，於是我就被人當做公敵。

關於蘇聯：

俄國佔領了羅馬尼亞的一部分領土的行動，純粹是自衛的。她的保護她自己的利益。她在羅馬尼亞所做的，和她在芬蘭和波蘭所做的完全相同。

在波蘭的她的行動的主要不同點，就是可憐的希特勒在俄國未染指前就侵略征服她，而結果只分得了極少的一部。

許多人以為俄國在羅馬尼亞的行動是希特勒和史大林約好了的做法。這種想法自然是絕對錯誤的。若說有人不把他們的關係的基礎放在相互的約束上，那就是希特勒和史大林兩位了。

但是俄國進軍羅馬尼亞無論對德國是怎樣不利，我也不相信會引起兩國間的戰爭。人們以為和俄國開戰是很容易的事，但相當理解戰爭的人，就不會這樣想。

希特勒攻擊俄國或是德國被蘇聯攻擊，這是最合我們的理想的，但我不相信會有這一天。假使希特勒進攻俄國，那會使他（自己）潰滅。

■ we cast our eyes about us nearer home. we may see that it will become necessary to take "some steps about Ireland. We may have to move troops to Ireland. If we are attacked from the west we must.

People talk a lot to me about sending colonial troops to Ireland to help in her protection; but I do not agree with that idea. I think the Irish would object.

I do not think, however, that the problem of providing for the defence of Ireland against German invasion is very difficult. I think that they would object far more forcibly to an invasion by Germany than they would to investment by British troops and I think they would welcome those troops if it were put to them in the proper way.

The Irish are a Catholic people and the Germans are not.

I suggest it should be put to the Irish in this manner. It should be explained to them that Ireland is a member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and that the great advantage she enjoys as a member is the protection of the Royal Navy and the other armed forces, and that in times of danger she is entitled to claim the protection of these forces.

Far from objecting to the assistance of British troops, the Irish ought to be the first people to ask for it.

I suggest that if it were put to the Irish people in this way they would immediately demand that British naval and military forces be sent to protect them from German invasion.

As to the main conduct of the war. I do not believe in the blockade as a means of conquering Germany. We have got to fight Hitler. I never have believed in blockading, and in the present case we have to blockade not only Germany but most of the countries of Europe. Starving your enemy may prevent you from fighting to a finish.

假使我們抬起眼來看看我們近傍的地域，我們會感覺有對愛爾蘭採取某種措置的必要。我們或許必須派遣軍隊到愛爾蘭。假如我們的西方被攻擊，我們必須要這樣。

許多人嚷着要派遣殖民軍前往愛爾蘭去幫助她守土。但我不贊成這種意見。我想愛爾蘭人會反對的。

但是，我不以為幫助愛爾蘭抵抗德國侵略這件事是很難的問題。我想他們反對德國的侵入比反對英國軍隊的開入遠為猛烈，假使英軍在適當的方式下開去，我想他們反會歡迎的。

愛爾蘭人是信奉天主教的，而德國人却不是。

我認爲問題應當在這種方式下向愛爾蘭人提出，應當向他們說明愛爾蘭是英國的一員，而他們以英國一員的資格所享受的最大的利益，就是英國海軍和其他的武力的保護，在危急的時候，她是有資格要求這武力的保護的。

與其說是拒絕英國軍隊的援助，愛爾蘭毋甯說應當是要求這援助的最初的國民。

我想，若是這樣向愛爾蘭人提出，他們會即時要求英國派遣海陸空軍去防禦德國的侵略。

談到這此戰爭的主要行動，我不相信封鎖是能擊敗德國的手段。我們必須和希特勒作戰，但我從未相信過封鎖。而在現時的情況下，我們不獨是封鎖德國，而是封鎖歐洲大部份的國家。使敵人飢餓或許會防礙打到底。

假使我受任指揮這戰爭，我將先問問希特勒他需要什麼食物，俾可以使這戰爭打到決定勝負的時候。

If I were in "charge of the direction of this war. I should ask Hitler what food he needed, so that the war might be fought out to a finish.

I do not believe that either side can win this war by means of bombing from the air. No doubt the bombings will do a great deal of mischief, and all "manner of essential sources of supply will be blown up and destroyed.

We have got to "carry on the fight ourselves and cease counting" upon the friendships of other countries who dislike Hitler as much as we do. We must fight Hitler to a finish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We must take "measures in time, as both Germany and Russia do, we must regard Ireland in much the same way as Stalin regards Rumania, or as he did Poland and Finland.

But, mark you, all that I am telling you, though to an intelligent man it is obvious and true, will bring" down the anger of "Bumbledom.

我不相信任何一方能用空中轟炸的方法來取勝。固然轟炸能造成很大的損害，一切的重要（物質）供給源泉被炸碎，被毀滅。

我們必須要用自己的力量來繼續戰鬥，必須要中止依賴和我們同樣地厭惡希特勒的其他國家的友好關係。我們必須拿我們所有的一切來和希特勒決勝負。

如像德國和蘇聯用手段一樣，我們也必須要及時採取手段的。

如像史大林對待羅馬尼亞，對待波蘭和芬蘭一樣，我們也必須要拿同樣的方法來對待愛爾蘭。

但是，各位注意，我所說的一切，雖然在聰明人的眼裏是明白而且真實的，但也許會招來裝模做樣的官僚們的情怒。

Notes

1. Warn=notify, inform 預告
2. a public enemy 共通的敵人，公敵
public enemy No.1 國民一般的敵人（美國慣用法）
3. to take over 繼承，讓受
4. to look after 照顧，監督，守護
look after her own interests 保護她自己的利益
5. action 軍事行動 (with regard to=about 關於)
6. there i.e. in Poland.
7. and took over her bit 分得了她的僅少的一部份 (a bit 食物的一小片) and=Hitler
8. a lot of=many. lot=多數，大量（通俗用法）
9. a matter of arrangement=a matter of agreement 約好了的勾當
10. nonsensical=ridiculous, absurd 荒謬的，可笑的
11. to base their relations upon a mutual arrangement 把他們的關係放在相互的約束（彼此的瞭解）上
12. disadvantageous 不利的
13. suit us very well 很合我們的意 suit=ment wishes of
14. smash=crush 使破滅，使崩潰 (it 指希特勒攻蘇聯)
15. to take steps 採取處置
16. Colonial troops 指英本國軍隊以外的英殖民地軍隊
17. investment 指英軍開入愛爾蘭
(I think that they would object for more forcibly to an invasion by Germany than they would to investment = I think.....than they would object to an investment ...)
18. Catholic 天主教徒，公教徒
19. it should be put to the Irish in this manner 應當在這種方式下向愛爾蘭人提出
20. a member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英國的一員，一構成份子
21. The first people to ask for it 要求援助的最先的國民 (it=assistance)
22. blockade as a means of conquering Germany 拿封鎖來作為擊敗德國的手段
23. to fight to a finish 打到底，戰到決定勝負的時候
24. to be in charge of 受託担任，受任為.....
25. all manner of=all kinds of 所有的種類
26. to carry on 繼續
27. Count upon=rely 依賴
28. to take measures in time 及時採取對策 (to take measures=to take steps)
29. bring down 招來
30. Bumbledom=stupid officiousness 夜郎自大小官僚 (=Bumble, 逸更斯 (Dickens) 所著小說 "Oliver Twist" 中的人物名)